

揚 劇

皮 匠 挂 帥

上海市友誼揚劇團集體整理
許嘯東 崔鴻聲 華宏坤執筆

上海文藝出版社

〔揚劇〕

皮匠挂帅

上海市友誼揚劇團集體整理
許顯東 崔鴻聲 華宏坤執筆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揚劇〕

皮匠挂帥

整理者 上海市友誼揚劇團

執筆者 許嘯東 崔鴻聲 華宏坤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鎮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94號

上海勞動印刷廠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1 1/8 插頁：1 *字數：21,000

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000册

統一書號：10078·1475

定價：(八)0.14元





上海友誼揚劇團演出劇照

前 記

揚劇《皮匠挂帥》是上海市友誼揚劇團一九五九年度重點整理改編的一個傳統諷刺喜劇。

故事梗概是這樣：從前有一個哈嘛國王企圖侵犯中原，故意用狗皮一張，在上面胡亂地划上几筆，偽稱為國書，遣使送達南朝，并威脅說，若無人認識此書，你為臣來我為君。時南朝文武百官俱瞠目不識，皇帝只得逼令丞相設法。丞相不惜以自己女兒的肖像和番書一同張挂關市，招攬路人。轉瞬三天，過往閑人，并无一個認識。相府仆役正焦急間，適王皮匠挑担經過，見皮即一口說自己是內行；仆役聞言，立將皮匠拽入相府。丞相急欲交差，便糊里糊塗地把皮匠扯上金殿。王皮匠在金殿上，以指桑罵槐的語調，辛辣地諷刺了皇帝、丞相的愚蠢無能，并急中生智，用計識破假國書，揭露了敵人的陰謀。番使惱羞成怒，聲言要与南朝陣前交鋒。皇帝深知群臣都是酒囊飯袋，便命皮匠挂帥出戰。王皮匠邀集了同行，共商御敵之策，結果大敗番兵。皮匠得勝回朝，卸去戎裝，謝絕了皇帝的一切“恩賜”和丞相的亲事，挑起皮匠担，神态自若地仍回干他的老本行去了。

通过皮匠这个喜劇人物，形象地說明了卑賤者最聰明的道理，着重描寫了劳动人民的机智、勇敢；同时暴露、嘲諷

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昏庸殘暴和外強中干的丑惡面目。全劇具有濃烈的民間傳說色彩。

本劇在參加上海市一九五九年戲劇會演前後，曾得到市、區文化主管部門負責同志的深切關懷和上海市戲劇學院、海燕製片廠等同志們的熱情指導。此外，并蒙揚州市人民揚劇團老藝人周榮根先生具體幫助，經過多次的修改加工，才搞成現在這樣的一個本子。

為了使這個劇本能繼續提高，熱誠希望各方面的批評和指教。

上海市友誼揚劇團 一九六〇年一月

人 物

王祖宗

張皮匠

趙皮匠

皮匠軍

牛 童

皇 帝

韓丞相

朝 臣——甲乙丙丁四人

太 監

韓 興

韓 旺

閑 人——子丑寅卯四人

哈喇國王

番 使

番兵番將——若干人

番 探

第一場

[番將、番使引哈嘛國王上。]

哈嘛國王 (念) 哈嘛國內我為王，
逍遙作樂把福享。

眾巴哪！

(唱“侏侏調”)

哈嘛王國疆土小，
地薄人稀物產少，
孤家是，養精蓄銳聚兵馬，
久懷雄心吞南朝。

(對番使) 大將軍，孤家大練兵馬，聚積糧草，久欲吞并中原，奪取南朝花花世界。如今兵精糧足，不如趁此進兵，直取南朝江山。

番 使 狠主，無故進兵，難免他國議論。

哈嘛國王 依你之見？

番 使 與它個先禮而後兵。

哈嘛國王 此話怎說？

番 使 取來狗皮一張，在上面胡亂的塗上幾筆，假說是我國國書送至南朝；他國若是不識，我國為君，他國為臣。這樣可以不喪一兵一卒，不花一糧一草，謀取南朝江山。

哈嘛國王 若是被他國識破？

番 使 萬一被他國識破，那時再與他國陣前交鋒，也還不

迟。

哈嘛国王 哈哈，好計呀好計！孤的大將軍，哈嘛国有你这样一个足智多謀的能人，何愁不取中原江山。（提笔在一張狗皮上圈上几圈，点上几点，然后自己看一看，暢笑）哈哈……莫說他国不認識，就是孤家也不認識。

番使 它本来不是字嘛。

哈嘛国王 如此孤家命你即日前往。

番使 遵旨。

——幕落

第二場

〔韓丞相惶恐地上。〕

韓丞相 哎呀且住！今有哈嘛国使臣，来勢汹汹，急欲朝見我主万岁，想必此来必无好意。奈何万岁此刻尚未临朝，这……这便如何是好？（抬头一望）哦，有了！（急乱敲景阳鐘）

〔众朝臣、大監引皇帝慌忙上。〕

韓丞相 启奏万岁，大……事不好！

皇帝 （气喘未息）卿家，何……何……何事惊慌？

韓丞相 今有哈嘛国使臣来勢汹汹，要見万岁。

皇帝 与孤傳旨，宣他上殿。

韓丞相 領旨。万岁圣旨下，哈嘛国使臣上殿！

〔番使內白：“来也！”傲慢地上。〕

番使 (念)定下玄妙計，
要把中原欺。(昂首立于殿角)

皇帝 番使，来到中原何事？

番使 今奉狼主之命，前来下达国書。你国若有能臣識得此書，还則罢了，如若不然，哼！我国为君，你国为臣。

皇帝 呈上待孤一观！
〔太监递上狗皮書。

皇帝 (一点不識)这……(轉对众朝臣)列位卿家哪个識得，重重有賞。

朝臣甲、乙 (争取)待臣一观！

朝臣甲 待我先看！

朝臣乙 待我先看！

〔二人皆不識。

朝臣甲 哎呀！上面星星月亮。

朝臣乙 下面月亮星星。

朝臣甲 只恨眼花年老。

朝臣乙 我也看它不清。

朝臣甲 讓你看吧！

朝臣乙 讓你看吧！

〔朝臣甲、乙相互推却。

韓丞相 (趋前，倚老卖老地)不学无术，何必装模作样，还是老夫来看吧！

〔朝臣甲、乙交过狗皮書，趁机溜下。

韓丞相 (取閱)呀！

老夫讀書几十年，
文章做了千萬篇，
詩詞看過無其數，
從未見此點與圈。

这个……

〔韓丞相持書欲送朝臣丙，朝臣丙急溜下，朝臣丁見勢不妙，隨之暗暗溜下。韓丞相四顧殿上群臣皆去，只剩他一人。〕

韓丞相（惶恐，借故推辭）万岁，為臣閣中有事，請我主親自觀看吧。（舉步欲退）

皇帝 卿家慢走！讀完番書，再去理事。

韓丞相（無奈）万岁！為臣才疏學淺，不識此書！

皇帝 这个……（暗急，對番使）番使！今日孤家朝中有事，請你暫回館驛，三日后自有能人閱讀此書。

番使 咦！（行至台角）这下可被我騙住了！（驕縱地下）

皇帝 卿家！怎么你也不識？

韓丞相 為臣不識。

皇帝 当真？

韓丞相 当真。

皇帝 果然？

韓丞相 果然。

皇帝 嚟！（下位）

（唱“大開口聯彈”）

孤王一听怒万丈，
大罵匹夫无用場。

往日宮中擺御宴，
抹抹胡子抗孤王。
每逢論功要行賞，
靴尖不離孤身旁。
今日朝中有難事，
好似泥塑木雕樣。

你这孽臣，有道食君之祿，報君之恩，分君之忱，解君之愁。身為當朝首相，理當定國安邦，限你三天回復番使。如若不然，定斬不饒！（擲書于地）退殿！
（拂袖徑下，太監隨下）

韓丞相 萬歲，萬歲！呀！

（唱“背肩調”）

萬歲令，把千斤重担朝下拋，（無奈地拾起番書）

分明要老夫命一條，

喪魂落魄回府去。（圓場。走至自己相府門口，心不在焉地一头撞在門上）

〔韓興、韓旺上。〕

韓興、韓旺 哪個敲門？（急拔門開門）

〔韓丞相摸著額角怒視韓興、韓旺，入。韓興、韓旺上門閉門。〕

韓丞相 （唱）撞得我，頭昏眼花痛難熬。（氣喘吁吁地跌坐椅上，怒對韓興、韓旺）

噯！你們這兩個狗才，老夫下朝歸來，為何不開門迎接。撞得老夫……哎呀！

韓 兴 相爷恕罪!

韓 旺 該死的門!

韓 兴 相爷恕罪!

韓 旺 該死的門!

韓丞相 要我饒恕不难,(将狗皮書擲于韓兴、韓旺前)只要
認識此書,便賜尔无罪!

韓 兴 (自負地)識字我不怕!

[韓兴、韓旺爭相拾起,翻來倒去,左看右看。

韓 旺 哪头是上下?(轉对韓丞相)

韓 兴 它倒認得我。

韓 旺 我不認得它。

韓丞相 怎么,你們也不認識?

韓兴、韓旺 奴才不識。

韓丞相 当真?

韓兴、韓旺 当真。

韓丞相 果然?

韓兴、韓旺 果然。

韓丞相 噯!

(唱“大开口联輝”)

老夫一听怒万丈,

大罵狗才无用場。

往日府中摆酒宴,

爭先恐后絕不讓。

逢年过节要犒賞,

一步不離我身旁。

今日老夫有难事，

好似泥塑木雕样。

我把你们这两个无用的狗才，有道食主之禄，报主之恩，分主之忧，解主之愁。不该饱暖终日，无所用心，连这个都不认识，真是蠢才！快替老夫想个办法，不然要尔等狗命！

韩 兴 唉！晦气晦气。

韩 旺 快想主意。

〔韩兴、韩旺搔头摸耳，苦苦思索。韩兴灵机一动，与韩旺咬耳。〕

韩 旺 妙计，妙计。

韩丞相 啊，有何妙计？快说！

韩 兴 你去说！

韩 旺 你去说！（把韩兴推上一步）

韩丞相 韩兴你说！

韩 兴 （吞吞吐吐地）倒不如把小姐的肖像张贴在热闹街头，引来许多过路的行人。哪个要想娶小姐，就叫他读出番书。

韩丞相 哼！大胆！堂堂相府千金，怎能去作招揽路人的市招！真是岂有此理！

韩兴、韩旺 （窘极）这……

韩丞相 （思索，指指身上的冠戴）唉！前程——女儿（无可奈何地）也罢！（转对韩兴、韩旺）限你们三日找到阅读番书之人，如若不然，定斩不饶！（拂袖下）

韩 兴 哎呀！

(唱“背肩調”)

老相爷把千斤重担朝下抛，

分明要我們命一条。

[韓兴拿美人图和狗皮書，韓旺拿鎗鐮。

韓 兴 (唱)喪魂落魄出府去，

[韓旺心不在焉一头撞在門上，揉头。韓兴代
为找門开門。

韓 旺 哎啊……

(接唱)撞得我头昏眼花痛难熬。

[韓兴、韓旺同下。

——幕落

第 三 場

[韓旺敲鐮，韓兴持狗皮書、美人图上。

韓 旺 难兄唉！

韓 兴 难弟啊！

韓 旺 唉！

(唱“背肩調”)

短命的光阴快如箭。

韓 兴 (唱)眼睛一眨已有三天；

韓 旺 (唱)若是番書再无人識，

韓 兴 (唱)你我性命难保全。

他媽的，平常一天十二个时辰过得很慢，怎么現在
老天也跟我們作对啦！眼睛一眨，三天已到了！

韓 旺 唉！就剩个儿最后一天啦，要活也在今天，要死也在今天，若是再找不到这么一个人，你我的吃饭家伙就要搬家啦！老兄，要是我死了，请你到我家里去送个讯……

韓 兴 廢話，我不是跟你一样嘛，我找哪个送讯去？（一想）不要哭，死馬当作活馬医，把鑼敲响些，再找找看，万一真沒有人能識得番書，不管三七二十一，拽也要拽一个回去交差。

〔韓旺敲鑼，韓兴将美人图高举向外。

〔众閑人上。

閑人子 （念）天子重英豪，

閑人丑 （念）文章昏头脑；

閑人寅 （念）在家悶无聊，

閑人卯 （念）出外看熱鬧。

閑人子 啊！你們俩一人敲鑼一人执图，大声喧嚷，却为何故？

韓 旺 （边敲鑼边念）这位小姐，相府千金，

韓 兴 如花似玉，天仙化人。

韓 旺 哪个有緣，

韓 兴 捷足先得。

〔众閑人似癡蛤蟆想吃天鵝肉地，随着韓兴手中的美人图，忽而偻腰曲背，忽而引頸踮足，紧盯不舍。

韓 兴 （将美人图調向后面，显示狗皮書）識此番書，才能完婚。